■家庭相册

时光很重 父亲很轻

□寒星 文/图

端午回家，母亲说，父亲的腿疾又犯了，一拐一瘸的，饭也不能吃了，人是铁饭是钢，这样也不是办法，让我抽空带他去医院。

父亲不屑一顾，在我面前走几步：腿哪痛了？是路不平。为了进一步证明，饭也吃得虎虎生风。只是那满嘴的牙齿，全都是卧底，让他的表演很磕磕绊绊，连老将廉颇的演技都远远不如。

秃了顶，豁了牙，弓了腰，瘸了腿……父亲浑身最坚硬的部分，流失殆尽，一点点沦为岁月的遗迹。但他依然高昂着头，在命运和妻儿面前，维系着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。人生漫漫，不是时光变重了，弱水三千，鹅毛沉底；而是父亲变轻了，积羽沉舟，群轻折轴。

印象里，父亲似乎未曾年轻过。他似乎一直都是这样子——老的模样。事实上，也的确如此。一辈子，他只有老，以及更老。

打出生起，父亲就异于常娃——是“地主羔子”。不争，不怒，不躁，不妄……如同猪八戒，所有鲜活、高昂和激越的事，他都戒了，包括读书。父亲十来岁就开始挣工分，白天下地，晚上喂马。马棚在村郊，磷火影绰，虫兽横行，过路的脚步声，分不清是人是鬼。

父亲精瘦，但胆儿肥。别看年纪小，那会就被人叫大爷！夜黑风高，赶路人累了，摸进马棚歇脚：大爷！借个火。父亲的光头锃亮，声音浑厚，马棚也安稳、温暖。两个比夜色还黑的“人”，明亮地聊起来。父亲说得神采飞扬，我则战战兢兢，如同听蒲松龄的《聊斋》。

我问父亲，不怕鬼吗？父亲说，怕呀！不过心里有鬼更吓人，但怕也没用，你书本上不是有个词——习以为常嘛！慢慢就习惯了。我莫名地悲伤起来。那时，父亲才十多岁，还未来得及长大，就老了，习惯了一个人相依为命。

我的出生，让父亲顾此失彼。本就贫瘠的家庭，禁不起罚款和灾祸的折腾。后来，三姐被送养，母亲不堪打击，和父亲拉开蔓延一生的“战事”。父亲更加沉默，虽然未曾说，但他隐忍而坚毅的劳作，无时不在表明，他要扛起这个家，绝不会让这个家再少一口人。

背负庄稼，背负牲畜，背负我们姐弟，还要背负母亲的冷嘲热讽……精瘦的父亲，仿佛蕴含无穷的力量。那时，他就是我的图腾，我踩着他的影子长大，渴望长成他那样的人。我乐此不疲地和他比身高、比体重、比力量……终于，我全面超越了他，却没有成为他。

那年，我十八，父亲四十八。我扛起麦袋，大步流星，他则步履蹒跚，举步维艰。

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！父亲还是那般精瘦、矍铄，他还没来得及年轻，就老了。

时光很残忍。我打败了父亲，又成为他人生的过客。读书、工作，我得心应手、游刃有余，从没想起过父亲。让他进城，他不，要守着恋家的母亲。我和姐都已成家立业，家里只剩下母亲，他却已渐渐背负不起。他真老了，但真不敢老。这一次，只因为母亲。

时光如水，流逝的是年华，淤积的是岁月。六十多岁父亲，已禁不起人生的流失，露出生命的河床，枯瘦、矍铄。时光很重，父亲很轻。他把腰和腿弯成弓形，倔强地超载而行。

风尘仆仆的梦想

□孙东岳

从小家住农村。1953年，父亲成为一名农村教师。他经常背着行李，拎着脸盆茶瓶等物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奔走在乡间的土路上，近则十几里，远则几十里。常常满脸汗水，一身灰尘。

后来，父亲患肺结核疾病，住医院治疗后就成了长期病号，经常到镇上卫生院拿药打针，往返学校家里，累得气喘吁吁。为了出行方便，父亲做出一个超乎寻常的大胆决定：买辆自行车！

当时父亲每月工资只有30多元，我家是生产队有名的困难户，就靠母亲一人挣工分。

我家挣得很少，吃的是低指标，每年还要给生产队拿出200多元的口粮钱。家里上有体弱多病的奶奶，下有我们姊妹六人，都需要照顾。吃的、穿的、人情世故、姐弟们上学等一切开支全靠父亲工资，常常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。

省吃俭用、七拼八凑，父亲终于攒了70元钱。想用这点钱买辆破旧自行车。谁知就在这时，奶奶突发心脏疾病，不久后亡故。给奶奶治病又埋葬，不但花光了这点积蓄，还向亲戚家借了不少钱。父亲买自行车的梦想化为泡影。

不久，父亲买自行车的梦想再度萌发。措施是，除了省吃俭用外，让母亲喂一头肉猪，喂够秤（130斤），卖个大价钱。再就是让我们姐弟几人利用课余时间，给生产队割草、拾粪，争取多挣工分。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，工分增添了不少，到年底猪也长够秤了，结果被生产队赶走了，以此抵我家差生产队里的口粮钱。父亲第二次买自行车梦想又彻底破灭。直到1976年父亲病逝，他买自行车的梦想一直没能实现。

父亲死后，他的生前好友和上级领导看我家生活实在困难，就为我谋到一份代课职业。让我到80里外一个乡镇教书。我又面临着出行问题，虽有公交车，但车次很少，不到站不停，搭车仍很困难。买辆自行车又成了我的梦想。

转眼到了1978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如同滚滚春雷响彻大地，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，农村实行了联产责任制，人尽其才，地尽其用，我家日子不断好转。很快，我就买到了一辆八成新的飞鸽自行车，蹬起来嗖嗖奔跑，亮光闪闪。父亲的买车梦，终于在我这代人身上实现了。不久，我又考入一家师范院校，毕业后，成为一名高中教师。

如今，我已退休，家庭和睦，生活幸福。两个儿子相继就业，在城里安了家，也有了私家车。儿子们不但带我们老两口到祖国各地观光，还经常开上自己的车带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每当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看窗外锦绣大地、生机无限，千座大厦、万座山峰，正从壮美的土地上崛起跃动，向着美好未来，隆隆奔腾。

我仿佛又看到父亲风尘仆仆的身影正从时光深处走来。土路——水泥路——沥青路——高速公路——高铁，这是我们一家三代人走过的路。从前我家连一辆破旧自行车都买不起，到现在儿子们买得起私家车，时代变迁，社会进步，真是令人意想不到。

我最想说的是，一个家庭的命运跌宕、穷富变化，是和时代命运、国家盛衰，紧紧相连、密不可分的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我和我的祖国

北京秘密

从今不薄读书人

——鲁迅的“北京印记”

无论是住在菜市口附近的绍兴会馆，还是后来搬到八道湾，鲁迅都要来这个院子上班。就是在这里，周树人作为民国教育部的公务员，办了不少有意义的事情：大力搜求各种图书，准备建立“规模宏大”的“中央图书馆”，筹备京师图书馆迁馆和建设分馆；计划编刊《文教》杂志等，特别是还受命与钱稻孙、许寿裳等合作设计国徽、审听国歌和审定注音字母。其间，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兼科长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，且须总统钦定，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，主管社会文化、科学、美术等事宜，同时著书立说，翻译国外进步作品，参与并举办各种文学团体。

走到院子的第三进，里面还有当年作为北京市外事实习学校的实习饭店时留下的厨具，最后面一道门紧锁着，透过门缝，已经能看见几十米外的神州第一街——长安街了，期待这个院子早日利用起来，重见“光明”。

“周氏兄弟旧居”：创作《阿Q正传》的地方

鲁迅在绍兴会馆住了7年之后，于1919年8月买下八道湾11号院——从交下订金，到请砖瓦匠、木工、玻璃工装修，到当年11月21日携二弟周作人一家入住，再到12月31日从绍兴接来母亲、妻子及三弟周建人一家，阖家同住，再到1923年8月3日因兄弟失和搬出，鲁迅在这里居住了3年多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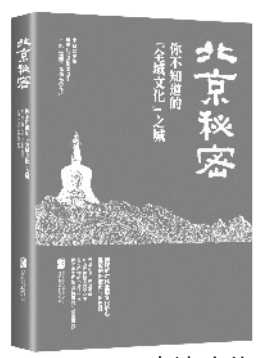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这里早已不是当年的街巷景象。2015年3月，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高中部正式迁入赵登禹路8号，成为这片街区新的主人，令人欣慰的是，校园内保留了修缮一新的“周氏兄弟旧居”。

从西门走进位于赵登禹路与西直门内大街交会口东南角的这所学校，迎面一栋中西合璧的两层建筑“志成楼”格外醒目，这座楼是从三十五中高中部旧址整体迁建过来的。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始建于1923年，前身是志成中学，李大钊先生是建校董事之一，并在学校旧址的老楼——“遵义楼”工作过，异地复建后的“遵义楼”占地约800平方米，被命名为“志成楼”，作为学校校史馆使用。楼前有一副对联：“百年志成先贤初心宣武功 今兹卅五吾辈夙愿弘文治”，中间是校训“勤美 严实 诚真 勇毅”。

三十五中吴静瑾老师说，这座楼是在新建高中部时从原来地方整体搬过来的。“当代著名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当年从辅仁大学毕业后，第一份工作就在志成中学。”

和志成楼前空地的地砖完全不同，楼前左侧一条道上铺着的是石块，有的石头上写着“八道湾胡同”字样，提示人们这里就是当年胡同所在的位置。

走进第一道门，迎面是一道影壁墙，上面写着这个院落的来龙去脉：“这里，见证了蔡元培、毛泽东、胡适、刘半农、钱玄同等先驱的笑语，见证了他们投身新文化运动的热忱，见证了新文化运动的轰轰烈烈。这里，留下了鲁迅先生黾勉勤奋、笔耕不辍的高大身影，记录了一个伟大灵魂思索立人的痛苦……” （三十八）



李斌 主编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